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昱

病毒“青睐”政要？

伊朗女副总统埃卜特卡尔、意大利民主党领导人津加雷蒂、加拿大总理夫人苏菲、西班牙首相夫人贝戈尼娅、西班牙副首相卡尔沃、摩纳哥国家元首阿尔贝二世亲王……实际上，早在约翰逊和查尔斯王子感染之前，“中招”的各国政要名单就已经很长了。

追溯起来，政要感染的消息，最早出现在2月份疫情暴发的伊朗。2月25日，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哈利奇最先确诊，同时还有多名议员和政府官员确诊，其中包括伊朗负责女性和家庭事务的女副总统埃卜特卡尔。截至目前，伊朗依然是全球政要感染人数最多、死亡率最高的国家，已有28名政要确诊，包括伊朗议长国际事务顾问谢赫伊斯兰在内的12名高官病逝。

随着疫情在欧洲暴发，欧洲各国政要也难以幸免。3月10日，波兰武装部队总司令部米卡确诊，成为首个确诊的欧洲政要。11日，英国62岁的卫生部国务大臣多里斯确诊，因为多里斯在发病前一天见过首相约翰逊，约翰逊随后不得不接受检测，当时结果为阴性。

然而，约翰逊的感染风险并未结束。他刚检测完没几天，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就确认感染了，这意味着约翰逊不得不再接受一次检测。据英国天空新闻的一位王室通讯员介绍，医生最保守的估计是，查尔斯王子从3月13日起就具有传染性。从那天起，查尔斯王子只举行了“少量会议”，与他接触的人有限，但包括首相约翰逊。

坏消息还是来了。27日，约翰逊在社交媒体上通过视频表示，自己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已经出现了轻微症状，并已进行自我隔离。这个消息随后也得到了英国首相府唐宁街10号的确认。

相比之下，曾深陷感染谣言的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算是幸运的。3月12日，巴西总统新闻秘书瓦金加藤确诊，博索纳罗立刻接受了检测。但检测结果还没出来，网络上就流传出博索纳罗已经确诊的消息，博索纳罗和巴西政府不得不赶紧辟谣，直到两次检测结果皆为阴性后，才算过关。

受疫情影响颇深的还有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由于他的妻子苏菲3月12日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特鲁多不得不第一时间宣布自己和妻子以及三个孩子将在官邸自行隔离。从近日公开的视频来看，特鲁多眼下除了要居家办公处理政务，还得一个人在家带三个娃。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早在2月中旬，中国以外最早出现疫情扩散苗头的日本，曾一度有过首相安倍晋三“可能感染”的传闻。日本媒体当时还梳理出一条颇为隐秘的传播链。

2月上旬，停靠在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出现疫情暴发迹象。日本共同社派出记者进行采访，一名记者接触了曾上船检查的检疫官，而这位检疫官后来确认感染，随后这名记者也被证实感染，并将病毒传染给了随车司机。2月16日，日本政府紧急对这名司机的密切接触人群进行排查，吃惊地发现这名司机此前曾搭载过一名采访政治新闻的女记者，而这名女记者16日当天就曾出入首相官邸新闻发布厅，并举手向安倍晋三提问；在新闻发布会后，她还独家采访了首相秘书官；而且，在采访后，这名秘书官又与安倍晋三进行会面——如此看来，安倍危险了啊！

虽然日本方面经过紧急排查后，排除了女记者、秘书官和首相安倍感染的可能性，但这条从邮轮乘客直通首相的传播链，还是让不少人惊出一身冷汗。

这个情景让人不由得想起社会学“六度关系”理论，它最早由匈牙利作家卡林西在小说《链》中提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间隔的人不会超过5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5个人你就能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1967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伦又通过实验进行了验证，提出平均只需要5到7个中间人，这个世界上任何两个人都可以实现间接接触。

理解了这个理论，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何中招的各国政要如此之多——由于身处政治圈，这些政要平时干的就是抛头露面、与人接触的工作，而为了保持礼节，想让他们



英国首相约翰逊

中招的政要们



显见

“没等来皇冠，却等来新冠。”英国王室25日发表声明称，现年71岁的查尔斯王子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27日，英国首相约翰逊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他已出现轻微症状，并已进行自我隔离。英国首相府确认了这一消息。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中招”的国际政要着实不少。相比每天不断增长的确诊病例数字，这些知名人物在疫情下的人生轨迹，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否感染了病毒，此次疫情都将永久改变你我的生活。

戴上口罩又是最难的，这在客观上让政要们成为被病毒袭击的高危人群。

实际上，早已有人以此观点来解释伊朗政要集中感染之谜——2月下旬伊朗疫情暴发初期，正赶上伊朗大选投票的关键时刻，政要在公众面前频繁出现，刚好加剧了他们被感染的风险。

事实上，查尔斯王子的感染也是一个例证。在其确诊后，曾有人开玩笑说，他被女王“坑了”。因为在2018年，查尔斯王子被批准接任下一任英联邦元首，并开始代表英女王出席各类活动，这在当时还被认为是查尔斯接班的“阶段性成果”之一，甚至有不少媒体替他欢呼“终于熬出头了”。但这一头衔也意味着超级频繁的社交活动，按英国《每日邮报》的梳理，从3月9日到12日，查尔斯王子频繁地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各国人士接触，导致英国王室不得不在公布王储感染的声明中表示：由于最近几周查尔斯王子公务繁多，在公众场合参加的活动太多，无法确定从何处感染的病毒。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在疫情之下，这句西方古语有了新的解释——政要们光鲜的工作也是他们“招病”的原因。

躲过感染就好过吗？

就算没感染，这场疫情也对很多政要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

自上台以来，特朗普一直将美国经济成绩单，尤其是股市一路走高视为首要政绩。疫情来袭后，美国股市4次熔断、失业率剧增，按说特朗普的支持率应该下跌才对。但特朗普的支持率令人不解地不降反升，盖洛普在3月13日至22日的民调显示，目前认可特朗普工作的占49%，不认可的为45%，对于上台后支持率从未过50%的特朗普来说，这已是创纪录的好成绩了。

具体来说，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支持者有92%认可，支持率上升1个百分点；民主党支持者中认可特朗普的比例却上升了6个百分点，达到近14%；更为重要的中间派人士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更是上升了8个百分点，达到历史性的43%。“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特朗普如今比他刚入主白宫时，更受欢迎了”，一向跟特朗普对着干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不得不这样承认。

如何解释特朗普在美国感染人数已经全球第一的情况下还能创造支持率“奇迹”？

除了“疫情发展太快，美国民众还没来得及反应”这个原因，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疫情的严重性反而造成一种“聚旗效应”，即民众在如临大敌时，会不自觉地抱团在总统周围。从珍珠港事件之后的罗斯福到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肯尼迪，美国历史上一再发生过类似情况，最夸张的一次是“9·11”恐袭后的几天，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的支持率上升了39个百分点，达到90%。与那些同样“走运”的总统相比，特朗普的“聚旗效应”反而是最微弱的，这也许与其应对疫情的措施不力有关。

据韩国News1新闻网27日的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支持率也创了16个月以来的新高，达到55%。不过，与美国的疫情形势不同，韩国疫情在经历之前一个月的汹涌之后，眼下进入了相对稳定期，民众对文在寅的高支持率也是对其防疫措施的肯定。疫情暴发前，美韩关系、日韩矛盾、半岛局势等问题都令文在寅处境不妙，但疫情反而帮他摆脱了困境。

受疫情影响的还有普京。俄罗斯原定4月22日举行修宪公投。按今年初公布的草案，新宪法原本旨在扩大国家杜马（议会下院）权力、限制总统权限、促进俄罗斯政治转型。但疫情暴发后，普京的支持率出现自乌克兰危机以来前所未有的抬升。不知是否受此影响，俄国家杜马对草案进行二读时，加入了允许现任总统再次参加2024年大选的内容。普京就这样获得了延续传奇的机会。

3月25日，普京签署总统令，推迟举行修宪公投时间，并宣布从3月28日至4月5日全国放假。照这势头，俄罗斯也将进入“战疫”模式，而普京的表现，将成为决定下一步修完成败的重要砝码。

究竟有多少政要因疫情而“中招”？以感染与否衡量，答案是“很多”，但以影响来衡量，答案一定是“全部”。疫情不仅摧毁了感染者的健康，也正在改变人们的心态。疫情或将终结一些政要的政治生命，也将给另一些人“续命”，疫情过后的世界一定与现在大不相同。